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

漢通西南夷

呂氏與籍漢家
讀書字孫其守
不詳損失階賣
漢書卷之七
通曆七年坤記

醒真按

漢武帝元光五年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
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
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
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
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
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
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
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
巴蜀符關入遂見夜郎侯多聞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
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

征伐土小族
求仙至一
何胎白三而
指財甚之
漢之不亡幸

以為捷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楚道指牂柯江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犍符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之北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犍符冉駝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犍符冉駝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 是時巴蜀四郡鑿山通西南夷道千餘里成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費以鉅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元朔三年冬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 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一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 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分犍符以為自葆就專力城朔方

元狩元年 初張騫自月氏還為天子言身毒國去蜀不遠天子欣然令騫因蜀捷為發間使王然于等四出並出出駝出冉出徙出邛楚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作南方閉雋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以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言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三年秋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是

時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元鼎六年冬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捷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誅且蘭及邛君侏侯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雋郡作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元封二年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

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六年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昭帝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捷為蜀郡犇命往擊大破之

四年西南夷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辟胡不

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

六年詔以鉤町侯毋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以為鉤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淮南謀反

漢文帝前三年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以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弟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海名之曰長今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後封長為淮南王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為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從上入苑園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

侯令從者魏敬劉之馳走闕下內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六年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為儆戒王不說令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敞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郵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傳相以故至此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

耳今復之淮南王果憤恚不食死縣傳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
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今為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
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
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
七年民有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帝聞而病之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
諫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
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
壯豈能忘其父執白公勝所謂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
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
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本使予之衆積之

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
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上弗聽

十一年夏六月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十六年夏四月徙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立淮南厲王子阜陵侯安為淮
南王

景帝前四年 初七國反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將兵城守不聽王而
為漢淮南以故得完

事見七
國之叛

武帝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甚尊重
之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罷安雅善武安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
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宴駕
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

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母朝

五年 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斥免之欲以禁後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因發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即訊王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閼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旣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恥之於是為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為反具以為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徐來譜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 王囚

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輜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為反謀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見宮中生荆棘露露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被曰昔秦為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立為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

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國富民衆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奔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

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工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下廷尉治王患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臯之口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令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高貴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心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手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

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其黨與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十二月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

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為太子爽聞即遣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輜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會有司捕所與淮南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杖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桀等死者數萬人

漢通西域

漢武帝元朔三年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疆國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眾遁逃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往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聞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

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為發導譯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為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穉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其父逃歸上拜騫為太中大夫其父為秦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元狩元年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寘于窳西則朶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南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

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太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

元鼎二年渾邪王既降漢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執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

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他國騫既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甚優騫諭指以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為大行後歲餘塞罽得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土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鹽澤西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為北

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者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死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八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元平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六年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紀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成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巨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安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心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

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攻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匈奴河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而還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

元封三年冬十二月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六年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以江都王建女

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閒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焉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為昆彌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師扞采蘇離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多首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

漢使馬

太初元年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

二年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塩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王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三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佗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母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

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燉煌西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侯封趙弟為新時侯以上官桀為少府軍官更為九卿

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薄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

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昭帝元鳳四年 初杆采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貳師擊大宛還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龜茲貴人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
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
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
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
水草常主發道有米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
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傳
介子使大宛詔因令青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
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
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
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
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
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主意不親介子介
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

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
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
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
諭以土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
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關縣首北闕下乃立尉屠
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
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外久今歸單弱而前
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城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
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由伊循以填撫之秋七
月乙巳封范明友為平陵侯傳介子為義陽侯 臣光曰王者之於
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二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
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

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疆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宣帝本始二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

娶岑娶胡婦子泥靡尚小岑娶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

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

次曰萬年次曰大樂 上遣光祿大夫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事見匈奴

三年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

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

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

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

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

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元康元年 初烏孫公上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

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

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群臣舉

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

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

國自立為王

神爵二年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

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

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禁乃以烏

孫主解憂弟相夫為公主盛為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未出塞

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為昆彌號狂王常惠上

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天子從之徵還少主

甘露元年夏四月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鳩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至烏孫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帛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胡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是歲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通渠積穀欲以討之初楚主侍者馮燎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城郭諸國敬信之號

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萬山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其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胡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三年五月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鳩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為都護乃招還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成帝建始四年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
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
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申湯入見有
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
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
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
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
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
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
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陽朔四年閏九月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為弟日貳所殺漢
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

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於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上
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

元延二年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諸翎侯大亂詔徵故金城
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為
小昆彌定其國而還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
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
孫伊秩靡為大昆彌又之大昆彌翎侯難柶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犁靡代
為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
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
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劔擊
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犁靡勒兵數千驕圍會宗會宗為
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豪街烏孫所

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今飲食之邪
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
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
難柶殺未振將奏以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
紫綬更與銅墨云未振將弟卑爰寔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
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自
烏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郭舜
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
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
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
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
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
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辭
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
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
羈縻不絕

武帝伐匈奴

漢武帝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轟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
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
時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
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
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
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
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

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糧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軍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讎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 十九
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
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
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六年冬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
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
下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為胡所敗亡七
千騎李廣亦為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卧行十餘里廣佯死
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當斬贖為
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 秋匈奴數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
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
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天子乃復召
李廣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
臨苗人主父偃安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
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
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
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
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
以為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
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
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
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
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

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社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荼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高宗御名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夫之弱秦

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書奏天子召見謂曰

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二年冬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

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

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

平侯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次公為岸頭侯主父偃

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

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

人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

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 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為涉安侯
數月而卒 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 秋匈奴又
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四年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五年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
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
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
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
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
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
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
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
皆為列侯 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
公孫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
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休士
馬于定襄雲中鴈門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
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
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信翕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
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
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
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
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
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

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李父羅姑比再冠軍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為庶人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士千夫者得先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元狩元年夏五月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三月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一千戶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天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
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
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
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
功自如無賞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
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于宗御諱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
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
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票侯校尉高不識
為宜冠侯校尉僕多為燿渠侯合騎侯赦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為
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
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
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 秋匈奴
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

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
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
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票
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
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
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
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
皆為列侯益封票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
無錢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
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
何至今天下騷動罷散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
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

國典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闒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業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又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漢既得渾邪土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四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自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為出定襄不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今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因自辭於

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統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吏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单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

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為人庶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千石已十餘年家無餘財援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單于之道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又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
校尉敢為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
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
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票騎
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
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為人少言不
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
法天子為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
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
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
類大將軍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
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
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
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
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
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是
時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
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
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
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無
敢忤湯者

六年秋九月冠軍景栢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為冢像祁連山

元鼎三年 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元封元年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
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

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讐終不敢出上乃還

四年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其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其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漢使揚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

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六年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立直雲中右方置酒泉燉煌郡

太初元年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二年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

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
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
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
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三年春正月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响犁湖為單
于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
北至廬胸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
築居延澤上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
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
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

四年冬匈奴响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天子
欲囚伐死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

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

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
充國等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三月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
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
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緄王與長水虞常等及衛律所將
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部
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單于愛
之與謀國事立為丁靈王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
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
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殺
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緄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

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土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

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闢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死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

二年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漢復使因杆將軍教出西河與彊弩都尉路博德會

涿涂山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鞬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母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

圖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闔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今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侯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

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
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
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
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
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
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以
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
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為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
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片冰期至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
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
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財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
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士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

以拘國家之志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
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踐馬之地抑
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
窮士張空卷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
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
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又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
詔疆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将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
脫者

三年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懷棄市

四年春正月發天下七科適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
兵七萬出朔方疆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

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敖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太始元年 匈奴且鞮侯單于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

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

征和一年九月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

三年春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立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夏五月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邨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立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軍師兵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婉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白山陘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

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釐厨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勝都尉輝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心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漸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

律上宗族遂滅

四年春三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它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二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侯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蒲烏孫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况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著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

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疆土不足者視人有餘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武帝平兩越

漢武帝建元六年秋八月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為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

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
 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
 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
 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
 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
 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
 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輻而險
 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來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
 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
 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簡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
 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
 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

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
 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
 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
 疆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
 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
 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
 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
 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絲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
 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
 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
 居蝮蛇蠱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

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勑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分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主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徵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所

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生民之屬皆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諭領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且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立且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

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粵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七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元鼎四年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邯鄲膠氏女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上書請立膠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見嬰齊薨諡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

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

五年十一月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齊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文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

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校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邴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討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

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侯膠樂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涇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四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金獻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 六年冬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陔破石門往越鋒以數萬人待伏

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伏波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即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為將梁侯蘇弘為海常侯都稽為臨蔡侯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為侯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太農張成故山州

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塞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東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

元封元年冬十月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

樓船將軍率錢唐韓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
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眾降上封終古為
禦兒侯陽為印石侯居股為東成侯敖為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為按
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東越降將多軍為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
反覆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武帝擊朝鮮

漢武帝元封二年 初全燕之世嘗畧屬負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
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屬燕王
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
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負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
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
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

小邑負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
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
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
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
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秋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
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三年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
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
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
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而將詐殺
臣今見信節請復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
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

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遂亦以為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始歆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封參為瀆清侯陰為菽直侯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没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歆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枉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

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歎居九夷有以也夫

武帝惑神怪

漢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匿其年及其生長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為巧發竒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

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其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容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竒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五年夏四月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

病病少愈疆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壽宮神君
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惟中神君所
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
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元鼎四年春二月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
誅文成得樂大大說大先事膠東康王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
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
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
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士上曰文
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
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容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
於是上使驗小方闕基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

為五利將軍又拜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為
樂通侯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
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
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
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
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腕自言有禁方
能神僊矣 六月汾陰巫錦得大鼎於魏脰后土營旁河東太守以聞天
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宗廟及上
帝藏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 秋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
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
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
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

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魯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

五年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坐誣罔冑斬樂成侯亦弃市

六年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覓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邠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

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歆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章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示群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

元封元年冬十月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湏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

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群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乃還其泉類祠太一 春正月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䟽言神怪竒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群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三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

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書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頌功德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脅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禋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筭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以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歎自浮海求蓬萊群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
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其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二年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恠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夏四月還過祠泰山 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其泉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更置其泉前殿蓋廣諸宮室

太初元年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一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其遇之 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春上還以柏梁災故朝諸侯受計于其泉其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

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宮度為千門萬戶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三年春正月上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閭

天漢三年春二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効可睹矣

征和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群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 三月上耕于鉅定

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闕見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鄙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還幸甘泉

後元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甘泉宮二月行幸盤屋五柞宮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平

巫蠱之禍

漢武帝太始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鉞宮任身十月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鉞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鉞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歎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趙人江充為水衡都尉初充為趙鼓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

秦自漢
所以齊
宜雜
非信

上聞之以教教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征和元年夏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

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敏代父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敏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

聲與陽石公主私通且上甘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二年春正月下賀獄繫驗父子死獄中家族閏四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

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閔李姬生子且胥李夫人生子體皇后太子寵寢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

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嘗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

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

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

無復外家為據競欲太上太子上與諸子顯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

福年

移曰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宫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惠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是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崇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輒收捕

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自京師二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中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縱橫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耳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耳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

使客詐為使者收補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又多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中殿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并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釐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母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并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并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

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馬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三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寢多唐寅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見兵事起

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丘成力戰獲張光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稅侯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及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燉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禹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悞悞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封李壽為邗侯張富昌為題侯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

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三年九月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昭帝始元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言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

崩墮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名方遂居湖以下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燕蓋謀逆

漢武帝後元元年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上由是惡旦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二年春正月上病篤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丁卯帝崩于五柞宮昭帝始元元年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

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及有詔褒賜且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郎中成軫謂且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且即與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殺青州刺史雋不疑且招來郡國姦人賊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酒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且且殺義等凡十五人曹錡侯成知澤等謀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左將軍桀為安陽侯

二年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閒丁外人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安為騎都尉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是歲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五年夏六月封上官安為桑樂侯安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大醫監闡入殿中下

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
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
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白
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
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然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
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桀等又詐令
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蘇武使匈
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
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
光出沐曰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
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
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

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調
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
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
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
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
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
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皆楚
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
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
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
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
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

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
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
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謹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
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
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重必成徵不久今羣臣皆裝安又謀誘燕王至而
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廢之狗當顧菟邪且用皇
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會
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
言乃移病卧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
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旦聞之召
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
置酒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璽書讓旦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旦自
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天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諡曰刺王皇后以年
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三

五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
此卷第三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三
五十六



